

祖父的一生

肖桂姣

当祖父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的手颤抖不停,电话那头父亲余下的话一句也没听清。一个人,孤独地在校园游荡,透过朦胧的泪眼,我仿佛又看到祖父瘸着腿的蹒跚身影。

“爷爷,您走路怎么瘸着腿啊?”年幼的我坐在祖父的膝盖上,好奇地询问。

“孩子,那是万恶的土匪给我留下的记号!”祖父的胡子一翘一翘,慈祥地拍着我的小脑袋。作为家中唯一的孙女,我总能得到更多的宠爱。

“那,您身上那么多的伤疤呢?”我总喜欢刨根问底。

“孩子,每一个疤都有一个故事。爷爷都讲给你听,好吗?”祖父关上电视,放下蒲扇,打开风扇,从冰箱中拿出两瓶王老吉,随手递给我一瓶。祖孙俩在炎热的夏季越过时空隧道,又返回遍布硝烟的年代,拂去厚厚的尘埃,铺开长长的历史画卷。一次次,一年年,我终于读懂了祖父满脸的沧桑。

祖父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四岁的时候给地主放羊,一天两顿玉米粥,晚上睡羊圈。二十岁那年参加了“三青团”,后来参加了第三次长沙会战。1944年弃暗投明,加入人民

解放军,后来跟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受伤后退伍务农。后来又把我从未见过面的大伯送上朝鲜战场。美帝赶跑了,大伯却再也没有回来。祖父对部队的代表说:“孩子死得值,不愧是我的长子!”一席话说得部队的同志连连点头,大为叹服。祖父说那是实在话,大伯尽了自己的职责,是为了继承自己的事业,死得其所。我也知道,祖父对旧社会饿死的大姑及没钱医治而病死的二姑一直心中有愧,对当时的社会咬牙切齿。

1978年,祖父当上了村支书,也许是大家的厚爱,也许是因为祖父身上有着厚重的历史。上个世纪80年代,祖父从村支书的位置退下来,却时不时给新的领导班子出谋划策,得了个“第二村支书”的美称,祖父对此常不置可否。但我知道,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我们村已有一半多的家庭有了电视,而有些偏僻的地方,连电线杆都没有。1998年,祖父买了手机。祖父常常说:“赶上了好时代!”

1995年,我家装了电话。到去年,我们村已有106户人家装上了宽带。祖父去年病重时对探望他的乡镇领导说:“我舍不得死,老战友们一个个去了,剩下我见到这样的好社

会。我一定要多活几年,亲眼见到咱村户户用上‘可见到人的手机’(智能手机)。”可惜祖父没有等到这一天,带着遗憾永远离我们而去了。百里之外的我再也不能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再也不能报告我的工作生活了。

祖父对台湾还未回归一直耿耿于怀,这也是他老人家的一块“心病”。他常常自言自语:“哎!还缺一个,香港、澳门回来了,还缺一个。”“爷爷,我告诉您,台湾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我多想告诉至死仍对台湾念念不忘的祖父,作为老军人,您的表现相当出色,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

短暂的人生,漫长的历史。祖父曾对我大发脾气,仅有一次。我贪玩逃学一天,老师家访时我固执地说不读书了,认为读书没用。祖父没听完老师的话就怒不可遏地一拐杖扫过来,老泪纵横。祖父当众掉泪,是我见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祖父后来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只有读书才能有出息。那一刻,我猛然惊觉肩上沉重的责任。祖父老军人的火爆脾气意外地获得大学毕业的老师的称赞。老师说那是一种骨气,一种传统的傲骨。

祖父是党的同龄人,他老人家常引以为豪。祖父,您放心地走吧,我不会辜负您的殷切期望。您点点滴滴的教诲,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作者系隆回县万和实验学校教师)



比翼双飞

刘玉松

摄

▲湘西南诗会

赛龙舟(外一首)

罗红英

每逢五月五
汨罗江都要涨潮
船桨飞溅思念的泪
会有一滴,落在屈子的心里
观赛的孩子
嘴里咀嚼着求索的故事
诗人节的仪式
是将一首首诗歌抛向江中
抚慰一颗高贵的灵魂
忠魂,永不老
江堤,怎敢老去
一只翱翔高空的鹰
托起五月的悲,五月的欢
像子弹一样飞
远山,又高了几寸

粽香悠悠

那一年,中考撞上端午节
出发前夕,一字不识的母亲
走了二十四里山路
人生第一次,跨进学堂门
塞给我一摞热乎乎的粽子
母亲只会用笋壳叶包枕头粽
这些好看的四角粽
不知是央求哪位婶婶帮的忙
她看我时的眼神,比阳光下
脸上流成河的汗珠还要闪亮
那一年,我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
考上了邵阳师范
如今,在节日的河流里
我只能用粽香
去钓一条名叫记忆的鱼

(作者系邵东县灵官殿镇铁塘中学教师)

吉华老倌在阁楼上清理杂物,从一个坛子里掏出一个油纸包裹。打开一看,是稻谷;剥开一粒,竟是红米!吉华老倌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搔着头皮想了一阵,还是想起这包稻谷藏在这里的由来了。

吉华老倌又剥开一粒谷子,把米放在口里一嘬,米很燥,再嚼几下,也没变味。心里就说,好了,有红米种子了!前天孙子六甲从街上买回一些红米尝鲜,说街上红米论斤卖,要价天高还抢断手;又说也想种红米,可惜谋不到种子。嘿嘿,这种红米可比你买回的那种好得多!如今地方上只怕找不到了。

吉华老倌抱着包裹下了楼,喜滋滋地对孙子六甲说:“你看这是什么?”说着把包裹打开,又讲了它的由来。

业已二十多岁的孙子六甲说:“这就好了,今年拿这些稻种育秧,就算发芽成活率低,总可以插一些面积,到明年,家里就可以多种些了!”

吉华老倌说:“你没听清楚?这些稻谷是公家的——是我们杉木桥生产队的,如今是杉木桥村民组的——可不能归我们一家所有!”

孙子六甲望着这位前生产队的保管员,说:“几十年的事了,当年的队长也死了,谁还知道?就说是我们自家留下的吧!”

“那如何行?”前生产队保管员断然说,“我当几十年保管员,可没占过公家一粒谷的便宜!”吉华老倌又要当村民组长的六甲晚上开个会,把情况告诉大家,看大家说怎么办。

六甲不高兴,还是不敢违

▲百味斋

红米冬种(小小说)

黄三畅

拗。会上六甲把情况说了,又提出由自己育秧,把秧插在自家田里,收割后把稻谷分给各家各户。大家当然同意。

季节到了的时候,六甲就用那些稻谷育秧。他说发芽成活率很低。不过还好,育出的秧苗还是插了几厘田,插在小河边的一丘田里,自成一畦。

这稻谷叫红米冬种,是这一带的传统稻种——后来上级说它产量不高,必须消灭。吉华觉得,消灭了太可惜。当时他不知道红米营养比白米丰富,他只知道这红米冬种比一般红米稻要高产,米也比较糯(一般的红米饭比较粗糙),用这种米酿的甜酒又好看又好吃。于是跟队长说了,留下一包,保管好,希望以后政策松一点,再种。随着他额上皱纹的渐渐增多,这事在他心里也就渐渐淡忘……

那一畦禾苗长势也好,眼看一株一株的变成了快要分娩的女人,不料一场暴雨,河水暴涨,整丘田竟被冲成沙滩!

这天,吉华老倌来到山谷里自家一片责任田里,看了这丘看那丘。有一丘小田,禾穗已黄了。老倌顺便在一朵禾穗上摘一颗谷,剥开看,就怔住了。谷壳里的米,是红色的!再在另一穗上摘一颗,剥开,还是红米!老倌意识到什么了,他眼睛虽花,但还看得出来,这丘田的禾,与别的田不同:秆子高些,

禾叶黄些,稻穗朝上指些——是穗短一些的原因。这就是红米冬种!老倌眼前浮现出当年红米冬种将熟时的情景。

正在这时,孙子六甲来了。爷爷青着脸,问:“这红米冬种是怎么回事?”

孙子听出了爷爷心中的怒气,定了定神,说:“爷爷,是这样,春上浸稻种前,我簸了一下,簸出的秕谷舍不得丢,就也浸了种。不料有一些也发出芽,我就播下田,后来就把那些秧插到这里来了。”

“你别哄你爷爷了!你爷爷是种了一辈子田的!”

孙子马上意识到哄骗这样一个老把式是十足的愚蠢,就孙子似的说:“爷爷我错了,我不应该哄你。春上浸了种,我是拿了一些撒在另一丘秧田里,把秧插在这里。爷爷你说怎么办?”

“归公!”爷爷斩钉截铁,“这本是公家的稻种!”

孙子说:“要是都插在河边,还不是……”

吉华老倌打断他:“我知道了,你是故意选了河边的田插那些红米冬种秧苗的,为的是发大水把禾冲掉,好让红米冬种只是你一家独有!”

吉华老倌要六甲在这天晚上开组员会。会上,他把情况都抖了出来,还冤枉罢免六甲的组长职务。

(黄三畅,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武冈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古韵轩

贺塘田战时讲学院建院

八十周年研讨会召开

彭卿云

杨花落尽杜鹃红,四水春潮追梦洄。
集聚群贤研史迹,满怀敬畏祭精忠。
工农学子救亡种,剑火文章荡寇雄。
国士风华扬胜地,楼堂千古振天风!

(彭卿云,隆回县人,文博研究馆员,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文物报》社长、总编辑等职)

▲樟树忆茶屋

我的三次高考

刘运喜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的高中是在80年代中期完成的。在那个高等教育精英化、大学生被誉为天之骄子的时代,高考招录比例极低,一个人要考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参加几次高考非常正常。现在说出来也不怕笑话,我是参加了三次高考才踏进高高的大学之门的。

因为初中升高中时考试考得不理想,未能进入县重点高中读书,而被录取到隆回三中(现在已改为初中学校,更名为高平镇中学)。在我的整个读书生涯中,也许高中时代是最黯淡的时期,成绩平平,个子矮小,其貌不扬,不显山不露水,从未引发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特别关注。没有得过什么荣誉,也没有得过老师的什么表扬,印象中唯一的荣誉是评了一次学雷锋活动积极分子。直到高考前的那一次预考,才爆了一个冷门,预考成绩名列全校第三名。

现在还模糊记得我的第一次高考是在隆回一中完成的。隆回三中没有考点,我们必须赶到隆回一中或二中参加高考。高考前一天,班主任老师带我们坐车来到一百多里外的县城,住进县招待所。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那个时候高考是在每年的7月7日、8日、9日三天,正值盛夏酷暑时节,教室里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像个蒸笼似的,热死人,考试环境远没有现在这么好。

我是文科生,高考考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六科,其中语文、数学各120分,其余四门各100分,总分640分。因为数学成绩不好,严重拉了后腿,离上线还差三十来分,自然与大学无缘。初试锋芒,折戟沉沙,这一次高考严重打击了我对自己的信心。当时如果没有班主任老师的积极鼓励和大哥的热心开导,可能我不会再继续我的梦想。

下半年开学时,经过大哥的联系,在乡人贤义老师的帮助下,我走进了隆回二中复读。一年之后,再次参加高考。尽管自己一直很努力,但数学因为底子差,还是没有赶上来,高考总成绩离上线差了几十分,仍然与大学失之交臂。

这次高考后回到家里,我写下了《高考竟败幽叹》,感叹命运不公。不过这次失利并没有彻底击垮我,我已经坚定了“一切从头开始”的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但是我又害怕爸妈不送我复读了,我便主动提出自己在家看书复习,不参加农活。当然一向开明的老爸看出了我的心思,最终还是满足了我的愿望,答应让我再试一次。于是我仍然选择在隆回二中复读。这一年,我更加刻苦努力,真的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第三年高考的数学题比较容易,我做起来很轻松。高考成绩放榜后,我发现自己的数学第一次破天荒得了113分,高考总分505分,超过重点线10分,确实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因为那时候填报志愿都是在成绩出来前完成的,由考生根据参考答案估分,再根据自己的估分填报志愿学校。为保守起见,我把从重点本科到一般本科到大专(包括电大)、中专各层次的招生学校都填上了,一律注明同意服从调剂。经过了大约一个月的漫长等待,我终于在8月13日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被录取到湖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专业(入校后发现我和另一名学生是最高分)。我在心里高呼:“我是大学生了,我是大学生了!”

三次高考,终于梦圆大学,甘苦自不待言。有道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如果没有我对梦想的执着坚持,没有我的刻苦努力付出,偶遇挫折立即放弃,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也终究难以走出偏僻的小山村,走进现代都市,从事着教书育人的工作。感谢高考,感谢老师,感谢家人,更感谢自己!

(刘运喜,1968年生,隆回县人,邵阳学院教授)